

我爱这土地

□刘宁

又是秋天,伴着蒙蒙秋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忽然很想去看一下久违的田地。在平原桥北侧,我驻足向东边张望,那里还有我家一亩田地。去年冬天,这块地出租给村里进行绿化,现在终于可以看到变化了。路边围了一大圈的蓝色彩钢板终于拆掉,如同美女去掉了蓝面纱,大片翠绿的草地映入眼帘。呼吸着新鲜的泥土气息,我的眼睛向更深处张望,那里有我逝去的青春……

每当看到农田,我总是会想起艾青的那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对于土地的感情,何止“深沉”二字能表达?打我记事起,祖辈们就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着。20世纪80年代初,外婆还在的时候,土地全都种成了棉花。间苗、拔草、锄地、掐旁枝、浇地、打农药,直到最后收获棉桃,风里来雨里去,全依靠外婆和母亲在地里侍弄。再以后,我和姐姐年龄稍大,母亲开始种玉米和麦子。那时候浇地,都是按村小队轮流进行,要提前打好招呼按顺序轮流浇地,别家中午或傍晚浇完地,下一户得赶紧接着去浇,不然,有人会抢着去浇

地,轮到自己家就猴年马月了,错过秧苗成长的关键期,会大大影响粮食产量。至今,我仍记得在炎热的夏季步行拎着饭盒给晌午仍在浇地的母亲送饭的事。那时候,父亲正和母亲闹离婚。母亲为了养活我们姐妹俩,什么苦都不怕。有一幕刻在我的脑海里:戴着草帽的她听到我的呼唤,从玉米地里走到田垄上,拿着尖锹挖着田垄上的泥给水流改道。再没有了往日的丰腴,她黑瘦黑瘦的身材映在烈日的阳光下,汗水滴滴答答从她额头上流下来……

如果说浇地算是战斗序幕的话,那么打麦就是第一场硬仗。待麦子成熟,需要农人们加快收割,以免遇到大雨造成减产。天刚蒙蒙亮,大人们便在农田中忙碌着,他们一下下地挥舞着镰刀,把麦子打成捆,装上轱辘马或三轮车,然后经过崎岖不平的乡间土路,把麦子堆放到村里的打麦场,等候下一轮的打麦作业。打麦场上机器轰鸣,到处是尘土和秸秆。打麦是项体力活,需要乡亲们通力合作方能顺利完成,通常是三五家分工协作,有在机器口正前方放成捆秸秆的,有在机器边用编织袋接粮食的,也有帮运送粮食和秸秆的,所有人脸上都布满了灰尘,伴着机器的轰鸣,

说话都得扯着嗓子喊。

打完麦子、晒完场,农人们不敢歇息,农时可耽误不得,赶紧买玉米种子,趁着墒情点种、浇水、上肥料、间苗、拔草、打药。待到玉米收获,依然得通过农人的手,把玉米棒子一个个摘下放到编织袋里,再运到田间地头的三轮车上,放在房顶和马路上晾晒,最后再用人工或半人工的机器,把一粒粒玉米从玉米棒上“请”下来,晾晒干净后方能磨成新鲜香甜的玉米面。

事实上,晾晒玉米棒子那会儿农人也片刻不得闲,他们翻地、拉犁,为下一年的收获做准备。这是另一场硬仗。播种麦子时,七八家拧成一股绳,男女老少齐上阵也得三五天时间才能完成下一年的播种。每个人都得低着头、弯着腰、弓着腿,吃力地拉着一根2米多长的绳子,身后是特制的木犁或铁犁,中间一个口字形的方斗,里面放着红色药水拌过的麦子(防止虫咬蚁啃)。犁两侧,一定跟着经验最多的农家老把式,他们喊着号子,看着播种的疏密节奏和方向是否弯曲,种子快用完时会及时提醒。那些日子很辛苦,但想着土地从未辜负汗水、想着来年的丰收,农人们脸上依然荡漾着喜悦而自足的神情,累并快乐着。

时间来到21世纪,随着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型收割机、播种机取代了人工肩扛手挑的劳作模式,我们半天的时间就能完成收割和播种的任务。秸秆可以粉碎还田,当作土地的肥料;收割完成后现场就可以种植来年的种子,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值得一提的是在田间地头,农人们收获的粮食可以立即出售,领取一沓崭新的钞票,再也不用像以前满载粮食推着轱辘马或骑着人力三轮车跑到韩陵山粮食加工点换面吃,更不用担心放到粮缸里的粮食生虫。科技的变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的双手,使得他们有时间、有精力去发展养殖业或外出打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这一切的变化,让我深切感受到“科技前进一小步,生活前进一大步”。

如今,为了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美,我和乡亲们把土地都租给了村里进行绿化,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农村会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生我养我的黄土地啊,我的血脉里流着你的血液,我的性格里有着你永不止息、永远向上的基因。无论我身在哪儿,我的魂里、梦里都牵系着你。

我爱这土地!

山中遇雨

□劲晓

知秋怀旧,入山悦泉流。风语无江海,苍茫谁云忧。思君常无隙,涛涌舟可留。我今闻雨声,终老或宜休。

秋夜

□党顺

月高星稀传琴声,
墨者挥酒意正浓,
伊人弹弄音万语,
谁人听?

万籁俱寂夜朦胧,
灯影婆娑醉都城,
嫦娥舒袖长空舞,
独有钟;

丹桂飘香唤旧梦,
与尔相逢芳华融,

往日情愫何所寄?
任飘零——

岁月蹉跎逾半生,
披肝沥胆壮歌红,
一路霜尘唱大风,
急急匆……

气贯九天唯正清,
恪守初心砥砺行,
逐梦千里秋萧瑟,
掉头东!

雨夜杂记

□刘月明

街边的银杏愈发金灿了,安阳的秋意渐浓了。在这座小城生活了近二十载,印象中并没有哪个秋季像现在一样雨水丰沛,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恰逢国庆假期,连绵的秋雨打湿了田园丰收的风景,也浸染了许多伤春悲秋的情结。微信朋友圈里,朋友转发了这场秋雨惹来的诗情与感慨。犹记得那段秋日三行诗:“决不能让秋天和雨相遇,就好像细思多虑的人看悲情剧,眼泪流个没完。不怨此君多愁,只怪这秋雨确实下得连绵。”

秋日良辰,怎能随意为秋情伤。雨稍一停歇,我已起个大早,顶着清冷的秋风,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晨跑。晨间的街道人很少。秋雨洗过,城市是明亮的、丰满的,浓绿中泛起亮黄。这城,这雨,这人,真是一场诗意的邂逅。

雨的停歇时长,刚刚好,恰恰就够跑完了这眼前的5公里。来不及歇息,来一碗豆腐脑,两个大包子,草草吃过早餐后,我又一路从城的东南赶往城的西北,去赴与牙医的约期。顶风冒雨地跨越一座城市的奔波,谁都难以相信,这仅缘于微信朋友圈素未谋面的朋友推介,没有由头的信任,有时却能让人心安。医生很有耐心,技术也好,真是不负朋友圈里的好名声。

返程恰遇同事。偶聊数语,晓得他凌晨早起,忙活到午间此刻,为的只是给好友的婚礼当了一回娶亲的司机。当娶亲的队伍都已喧闹完人席,他却向朋友告别,去赶赴另一好友的家宴邀

约。听他绘声绘色讲述,想必早已对朋友锅里炖的羊肉望眼欲穿。想想也是,热气腾腾的羊肉、四溢飘散的酒香、雨中饮酒的畅快,定是远胜婚宴的滋味。闹中取静的世间趣味,有时就藏在这么一次悄无声息的躲闪里。

雨中归来,惬意地陷进沙发里,捧读汪曾祺老先生的一本散文小册子。万事有心,人间有味。汪老先生是有生活大智慧的人,他写字、画画、做饭,皆可入文,把普通的生活活得有情、有趣、有味,把自己对生活的热爱传递给世人——生活是美好的,人是有诗意的。人就应该活得豁达通透些,无机心、少俗虑,不管在什么境况下,永远不要消沉沮丧,不为生命短暂而嗟叹,不为世界广阔而茫然,用心融入平淡的生活里,发现这世间的妙趣与美好。

远眺窗外,这书与秋雨足以醉心。这让我想起了秋雨前夜,自己端坐在书桌前写那封情书,给心中的那位姑娘,和着这秋雨的温热泪水。对自己这个举动,我倒不曾有悲情,反而心生些许惊喜。我想,能心动且真实地爱着一个人,我便与这个世界发生了联系,于生活、于爱情,我都还不算局外人。我想热烈深入地活一场。爱到深处的真相,或是不奢求得的欢喜,亦没有爱而不得的失望。我依旧执念般信守爱情,如泰戈尔说的:“好的爱情,像阳光一般,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

秋雨歇停,便近冬日。我爱的姑娘,愿你生活里永远沐着阳光。

于安阳,秋雨夜。

秋雨翩跹

□李长顺

秋风起,秋叶落,秋雨起舞。

你的舞步,没有了春天的匆匆,没有了酷暑的急躁。剩下的,只有秋风里的缠绵。

你不是月下老人的红丝,你是岁月老人的情丝。银光闪闪的雨丝,牵引了谁对谁的思念?

土地上的雨美人,你跳的是迪斯科,蹦来蹦去;池塘里的雨美人,你转的是圆舞曲,不晕不迷;叶片上的雨美人,你擅长的是伦巴,飞身激越。

你舞在草尖尖上的,可是摇摆舞?舞在树叶叶上的,可是踢踏舞?舞在国槐上的,岂不是秧歌舞?舞在洋槐上的,难道是芭蕾舞?

你舞在辽阔的田野上。野花,向你点头致意;绿叶,向你含情鞠躬。小鸟落枝,欣赏你的舞姿翩跹;鸳鸯戏水,感谢你的多情加盟。太阳公公、月亮奶奶隐身云里,羞于正视你的靓丽多姿。

你舞于沉思的湖水里。一圈圈的优美舞步,搅起一层层爱的涟漪。一支莲蓬上,你表演的是独舞;一张莲叶上,你演出的是双人舞、多人舞;一片荷塘里,

你出场的是群体舞;一片湖泊里,你隆重推出集体舞。

有人说,你跳的是银元舞、金钱舞。殊不知,你早已把孔方兄抛到了九霄云外;有人说,你喜欢独舞。谁知一个转身,你就与兄弟姐妹们手挽手、心连心、圆套圆,跳起了交谊舞、团结舞。这个中秋节,你日夜缠绵。我猜想,你的一个又一个圆,难道是天上的月圆圆,人间的饼圆圆?

雨落竹林。在短短匕首样的竹叶上,你跳起蓑衣舞;于直直长枪般的竹茎上,你跳起钢管舞。

你在青青荷叶上起舞。晶莹发亮的珍珠,是你赠送给莲姐姐的深情厚礼。珠落滚塘,你笑看小鱼弟弟、青蛙弟弟抢着吞食。你伴随婀娜的细柳叶共舞,你陪同宽大的梧桐叶共舞,你与金灿灿的银杏叶共舞,你与紫莹莹的李子叶共舞,你与初秋的榉树花共舞,你与中秋的香桂共舞,你与金秋的金菊花共舞,你与玛瑙样的海棠果共舞,你与笑咧嘴的石榴果共舞……

寒冬的脚步悄悄逼近,你默默地加快了舞步。你历经春的苏醒,夏的砥砺,秋的翩跹。你即将,潇洒转身,修成正果。

秋山烟云
(杨润智摄)



秋海微澜

□龙素敏

立秋三日,世间草木结籽。虽然阳光还有些耀眼,但毕竟是秋天了,秋的雍容、秋的饱满已经初见端倪。白露洗礼,风有凉意。清晨的田野上,花、草、庄稼有露珠闪烁,似是夜晚遗落在人间的星辰。

寒露盈盈,清静万物,勾起诗人无限的诗情。“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秋日里容易思乡,想了就回去看看。老家那一望无际的田野,庄稼如队士兵,舒展着猎猎旗帜,只等节气的一声令下,便将华美呈现给世人。高的玉米、矮的菊花、葡萄的红薯秧,红着脸的高粱,丰收中透着喜庆。

掰玉米、割黄豆、出花生……没干过农活的人可能觉得诗情画意,其实劳作过的人都知道辛苦异常。虽是辛苦,却也能自得其乐。农活干累了,重温儿时的游戏。刚掰下的玉米烤一烤,香气诱人,迫不及待咬一口,外面虽焦,里面

却嫩嫩的一包浆。

燎豆子更简单。割倒的豆棵子,松松地架一堆儿,划根火柴,豆秸和豆荚噼里啪啦一燎而尽。埋在灰里的豆荚,看起来脏兮兮的,可吃起来却美滋滋。小一辈儿的孩子涂花了脸,一个个吃得昏天暗地。我微笑着铲两锨土,压灭了余焰。

太阳累了,化成夕阳,那光带着些姜黄色,老熟而宁静。秋高气爽,空气几乎是透明的,几片薄云在夕照里变着颜色,南飞的雁群给天空带来一丝动感。地里,豆棵子东一片西一片躺着,不时还有暗红或淡黄的叶片点缀其间。余烟升起,因为无风,在明净的空气中显得特别清晰,甚至那飞舞在烟周围的细小的灰烬都历历在目,真像是一幅宁静的油画。

劳动累了,走进大山放松。秋阳洒下一片又一片的金光,秋风飒飒,搅起了林海波浪。那红的、黄的、青的叶,在山间这儿一簇那儿一丛,喜盈盈地站着,露出可爱的脸。

秋菊芬芳了我的思念

□李林肯

望着窗外的阳光,我忽然很想去看看秋菊,去看看那迎着十月的风声开得热热闹闹的秋菊。因为,秋菊与我,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回忆!

父亲特别喜欢菊花,我家旧庭院便是开满菊花的院落,红白黄紫,相映成趣,迎风招展,分外鲜艳夺目,曾经引无数邻居注目欣赏。那个开满菊花的院落,曾经给我无限温情。

父亲学历不高,却有一肚子“墨水”,为此他成为泥土里滚爬的庄户孩子中唯一留校端起公家饭碗的人。他一辈子辗转到过很多地方任教,从小学到初中,从农村到城市,从老师到领导。

那个时候,我家一大院子的菊花从没有萧条过,每个秋天都怒放得明烈。每逢休息日,父亲便抽出时间用心修剪,母亲则在旁边给我们缝制带有菊花香的花衣服。我们姐妹呢,像快乐的小蝴蝶,一会儿飞到父亲身边,一会儿飞到母亲身边,一会儿又飞到菊花丛中……

到了冬天,父亲会把菊花小心翼翼地覆盖,甚至搬到室内。客人来了,他会泡上一盏菊花茶,是自家院里的菊花。偶尔他还会笑眯眯地看着菊花在沸水里舒舒展展,然后把我们叫到他身边,边喝茶边教我们背诗。当我们摇头晃脑地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时候,正在摘菊花的母亲笑了,便把刚摘下的一朵菊花簪在我们姐妹们的马

尾辫上,我们跳着跑着,相互炫耀。

整个村里,只有我家有这种好看的花,父亲说菊花最贵重的品种是泥金香,它是秋菊里最好看的一种,我家小院里最好的位置都留给了它。那比碗口略小的花朵绚烂夺目,花瓣层层叠叠,鲜红中泛着金黄,金黄又被鲜红包裹着,红黄相映,美得令人窒息。父亲说:“泥金香传承了菊花所有的优点,不惧严寒,迎风傲雪。做人也要这般,外有相貌内有涵养,内外兼修,表里如一。”

后来我们家要搬到城里居住,父亲不忍心离开他亲手创造出来的菊花世界。多少人出高价要买我家的房子,父亲都婉言拒绝,他执意把房子留给了我三舅,目的就是有机会还可以回去看看这里的老

房子、老院落和那满院子的菊花。没想到搬出来没几年,父亲就病得很严重。虽然做了手术,但他还是一下子变了很多,清瘦得如冬日里的一根竹子。母亲知道父亲爱菊花,便从花卉市场买了几盆放在了客厅,父亲难受的时候,几乎不说一句话,坐在盛开的菊花中,一坐就是一下午。

父亲走了,我家再也没有养过菊花。到秋天,花盆里的菊花还是一如从前一样开了,只是稀稀疏疏,甚是寥落。但我梦里总会出现那个种满菊花的院落和那斑驳的墙、褪色的木门。

尘世花开,岁月苍苍。一路走来,我只能用默默的祝福来代替所有的思念,思念像秋菊一样芬芳。